



现代戏曲专刊

1964

現代戏曲专刊

剧 本 月 刊 社 輯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3}{16}$ 字数 181,000 印张 8
1964年6月北京第1版
196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50

统一书号: 10069·801

定 价: (4) 0.78 元

新 本

現代戏曲专刊目录

芦蕩火种 (大型沪剧).....上海人民沪剧团集体創作
文 牧 执 笔 (1)

鳳凰山 (七場呂剧).....刘奇英 (34)

岭上春 (七場評剧).....大 彬 (67)

杜鵑山 (九場京剧).....胡希明 萧 荻 改編 (100)

編后記..... (66)

芦 荡 火 种

上海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
文 牧 执 笔

人 物:	阿庆嫂	沙七龙	沙老太	三嬷嬷	明 珠	郭建光
	叶思中	陈天民	林大根	火德荣	張 明	小 凌
	胡傳奎	刁德一	天子九	刘副官	周翻譯	黑 田
	农民群众	新四軍伤病員数人		新四軍战士甲、乙		頑軍数人

序 幕

抗日战争时期，某年的初秋深夜。
江南水乡——阳澄湖边，小路上。

〔幕后合唱：

“不做亡国奴，

宁把鲜血流，

祖国河山寸土不能丢！

全国同胞武装起来，

团结一心消灭日寇，

坚决要战斗！

不复河山誓不休！”

〔幕启：月黑星稀，水浪汹涌，远处传来稀疏的枪声。

〔沙七龙手执划桨，伴阿庆嫂同上。

阿庆嫂：（唱）月黑星稀三更天，

紧摇快船到湖边。

黄昏县委来指示，

半夜接应伤病員。

会面约定在大树下，

三声口哨把信号傳。

如今是船泊江口人上岸，

只等那——

同志們一到就开船。

沙七龙：阿庆嫂！

阿庆嫂：七龙兄弟！

沙七龙：同志們怎么还不来？連一点动静都沒有！

阿庆嫂：不要心急，听！

〔口哨声傳來。

沙七龙：是了，同志們来了！（回了一声口哨）

阿庆嫂：記住！三声！

沙七龙：（自己埋怨自己）啊呀！怎么一紧张就忘記了！（又补了两声口哨）

阿庆嫂：你赶快去关照一起来的人，到这里

来搀扶同志们下船！

沙七龙：是！（奔下）

〔稍歇，陈天民从河边小路走上。〕

陈天民：阿庆嫂！你好！

阿庆嫂：陈天民同志，同志们都来了？

陈天民：都来了！就在后面。不过，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地把你上级指示交代一下。（唱）

日本鬼子——

兵分五路来扫荡，

截断交通封了港。

到处打起竹篱笆，

妄想设下包围网。

领导上已经作决定，

立即展开反扫荡。

大部队集中到路西去，

避实就虚打它一个冷不防！

重伤病员难行动，

只能留在敌后方。

久闻你们湖东沙家浜，

人称红色保险箱。

知道你春来茶馆阿庆嫂，

机灵能干又坚强。

因此上重伤病员十八位，

这副重担交与你挑当。

希望你竭尽全力来掩护，

给他们医好病体养好伤。

将来能发展队伍更强大，

重整旗鼓上战场。

阿庆嫂：（唱）县委把这副重担交与我，

决不辜负党希望，

我一定依靠群众依靠党，

决不使同志受损伤。

只要是——

春来茶馆活着阿庆嫂，

同志们一定能留在沙家浜！

陈天民：好！祝你成功！你们的船都来了？

阿庆嫂：都来了，就在江口。

陈天民：村子里安排好了没有？

阿庆嫂：都整齐了。村里人听到同志们要来，

早就把灯火灭了，门也关了，连全村的

狗都关在屋子里了！

陈天民：好！真不愧是红色保险箱！

〔沙七龙引三、五个村民上。〕

沙七龙：阿庆嫂，同志们在哪里？

陈天民：就在前面，看，他们来了！

沙七龙：去！快去接去！

〔沙七龙引众人奔下。少歇，沙七龙等背着伤病员上来，往小路走下。〕

〔郭建光扶着竹杖，小凌搀着他慢慢地走上。〕

陈天民：郭建光同志！（过去扶住）船就在前面，先休息一下吧！

郭建光：老陈同志，村里人的船已经到啦！

啊，我们落后啦！（对阿庆嫂看了看）辛苦你们了！大嫂！

陈天民：（笑起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阿庆嫂：这位就是指导员郭建光同志！

阿庆嫂：郭指导员！

陈天民：这位就是沙家浜的地下联络员阿庆嫂，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

郭建光：阿庆嫂！今后我们要在一起工作了！

阿庆嫂：希望郭建光同志给我多指导，多帮助！

郭建光：（忽然想起）啊！听说你曾经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把那个胡传奎藏在水缸里救过他的命，是不是？

陈天民：是她。

阿庆嫂：那是八一三抗战以后的第二年春天的事情。

郭建光：可是你要注意啊！听说那个“忠义救国军”的刁德一，正在拉拢胡传奎，想把胡传奎的队伍，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帮着日本鬼子来对付我们新四军呢！

陈天民：是啊！你要想法摸摸他們的底細看！
日本鬼子的明槍，一定要抵抗，“忠義救國軍”名為抗日，實則反共，破壞抗戰的暗箭不能不防！

阿慶嫂：是，我明白了！

郭建光：阿慶嫂！今後的一段時間內，情況越來越複雜，形勢越來越緊張，我們的處境也可能更為艱苦困難，我們的任務

也越來越艱巨了！我們一定要在複雜艱苦的鬥爭中，加倍努力，戰勝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爭取革命的最後勝利！

阿慶嫂：是！我一定要堅持鬥爭，爭取勝利！

陈天民：下船吧！

〔小凌和阿慶嫂挽着郭建光下船。〕

〔陈天民招呼着担架向河边走去。〕

——幕 落

第一場

半月之後，某日黃昏前後。

沙家浜村里沙老太家屋後，臨湖傍水的園地里。

〔幕啟：沙老太拎衣服從河邊回來。〕

沙老太：（唱）世道變來天也變，

秋後還象大伏天。

我家里住着一個傷病員，

眼看他熱得幾夜難安眠，

開窗晒只怕同志風寒受，

关了窗又悶的七竅冒青煙，

老天呀！

有病之人怎樣受得了，

求你也要照應點。

（邊晾衣服邊說）讓我去砍幾根甜芦粟來，給同志們吃吃，解解暑氣吧！（晾好衣服，下）

（指導員郭建光拄竹杖從屋里上。）

郭建光：（唱）戰鬥負傷半月余，

兩腿沉重步難移。

心欲抗日身無力，

真是那為人最恨病來欺。

〔幕後合唱：〕

“今日总算能舉步，

重返部隊喜有期。”

郭建光：（慢慢地走向湖邊，觀看湖山景色，唱）

月似銀鉤星似棋，

山河似畫多嬌麗。

虞山腳下稻初熟，

陽澄湖里蟹正肥。

浪里漁舟撒絲網，

又見那水击芦葦野鴨飛。

漁米之鄉好江南，

〔幕後合唱：〕

“好一個大江南。”

郭建光：（唱）豈容那日寇強占據。

近日常鬼子清鄉多猖獗，

鬥爭越來越艱巨。

但願早復健康回部隊，

親把那快槍手中提。

并肩作戰反掃蕩，

與同志們拔盡那江南膏藥旗。

沙老太：（拿了一捆甜芦粟上場）啊呀，指導員啊！怎麼一個人起來走路啦！你的腿傷還沒有全好呢！

郭建光：大媽！不要緊的，你看我已經能夠走動啦！

沙老太：（急忙扶住）當心些好！快坐下吧！

（扶他坐下）吃根甜芦粟吧！解解暑氣！

郭建光：謝謝你！大媽，這些天來，你為了照顧我們，把自己累瘦啦！

沙老太：指導員啊！你們打日本鬼子，流血流汗，還不是為了我們老百姓！給同志們稍微做些事情，也是應該的。只要你

們身体好了，我也就安心了。

郭建光：大媽！这几天我的腿伤好得多了，
我想就要回部队去了。

沙老太：啥？回部队？

郭建光：是啊！

沙老太：指导员啊！（唱）

“回去”两字且慢提，

先要你好好养身体。

寒热未退伤未好，

走路偏东又偏西，

怎好回到部队去。

若不嫌，老太待慢你，

在此地好好滋补細調理。

郭建光：（唱）不是今朝走明朝去，
也要等伤势稍微好一些。

沙老太：（唱）稍微好一些，

我也不依你。

等待你，

腿上伤口全长好，

等待你，

身上疾病都痊愈，

等待你，

一日三頓九碗飯，

等待你，

身强力壮步如飞，

等待你，

面紅堂堂象正月梅花，二月杏花，

三月桃花，紅里泛白，白里泛紅，

有了那三等九样花顏色，

到那时候……

郭建光：（接唱）那时候——

我就能回到部队里？

沙老太：（唱）到那时候——

“回去”两字再商議。

郭建光：哈哈，还是不让我回去啊！？

沙老太：是啊，指导员啊！大媽讲句心里
話，真舍不得你离开我，最好你在我家
里，住上一年、二年、十年、八年我也

不嫌日子长，不过我也知道这样是做不
到的，等你們伤口好了，就要去打日本
鬼子呀！

〔叶思中、小凌內唱，

“不做亡国奴，

宁把鮮血流。

祖国河山寸土不能丢！

……”

郭建光：大媽，你听！是誰来了？

沙老太：象是七龙的声音！大概是七龙从城
里卖魚回来了！（迎上去看）

〔叶思中和小凌同上。

叶思中
小凌：大媽！

沙老太：喔，原来是两位同志！

郭建光：是誰来啦？

小凌
叶思中：指导员！

郭建光：是小凌，啊！小叶，你也来啦！（站
起来拍拍叶思中的肩）怎么，病好啦？

小凌：（搶着說）热度还没有退尽呢！一个
人就偷偷地爬起来，要来看你，我怎么
也劝他不住，只得伴他来了！

叶思中：到沙家浜已經半个多月，一直躺在
床上，闷透啦！真想来看看你，指导员，
你好些么？

郭建光：能走动了！

叶思中：那好，都可以回部队了！

〔沙老太在旁已盯住叶思中看了半
天。

沙老太：真象是我出去的四龙，咦，他怎么
不来叫我媽媽呢？（向叶思中直看）

叶思中：指导员，这位大媽怎么盯住我看
呀？

郭建光：喔，看就看吧！你又不是新娘子，
怕什么难为情！

叶思中：……（走向一边）

沙老太：（走上）同志，你今年几岁了？

叶思中：我今年二十四岁了！

沙老太：二十四岁，你叫啥？

叶思中：我叫叶思中。

沙老太：叫叶思中……（自语）不！不是的！

小 凌：大媽，你认得他？

沙老太：不！不认得！（再看看叶思中）真像啊！

叶思中：大媽！像啥？

沙老太：像我第四个儿子四龙！

郭建光：他现在在哪里？

沙老太：投红军去了！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叶思中：大媽，你以前没有提起这件事。

沙老太：提起了叫人伤心……

〔叶思中、郭建光扶沙老太坐下。〕

沙老太：（唱）老夫妻儿女多穷上加穷，

受欺凌遭磨折灾难重重。

大儿子二十九岁积劳病死，

第二个抵租作长工。

三女儿早出嫁也是命苦，

她丈夫遭轰炸尸迹无踪。

第四个好儿子名叫四龙，

从小时在刁家作了牧童。

那一年他二哥身上有病，

恶地主逼着他攢掐摔臂，

回家来吐鲜血含恨而死，

直气得四龙儿两眼发红。

只见他半日不开口，

怒气直冲冲，

闯进刁家去讲理，

谁知道反被恶贼绳捆索绑送衙中。

套上了敲诈勒索、杀人未遂两项罪，

可怜呀！

十八岁的孩子坐牢笼。

监狱里自有好同志，

开导他穷人救星有毛泽东。

〔幕后帮唱：“穷人救星有毛泽东！”〕

沙老太：（唱）冷铁条锁了三年半，

那一日深更半夜回家中。

他说娘呀娘！

四龙投奔红军去，

〔幕后帮唱：“革命成功再相逢。”〕

沙老太：（唱）我还留下三个亲生子，

捕鱼捉蟹在湖中。

谁知道日本鬼子来扫荡，

两个孩子又被打死在小桥东。

同志啊！

提起冤仇心里痛，

满腔血泪怒满腔。

叶思中：（唱）一条船上二道篷，

我与你遭风受灾一般同。

“八·一三”那年鬼子到，

将村庄围困不通风。

父母兄妹都杀尽，

只逃出我一个叶思中。

幸亏找到了新四军，

擦干眼泪挺起胸。

拿起了枪杆打游击，

为人民报仇决心宏。

妈妈呀！

你要见四龙，

还有相逢期，

我要见娘亲只能在睡梦中。

沙老太：你与我四龙一样苦。

郭建光：大媽！（唱）

苦难人命运都相同，

这都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压在我们头上逞强凶。

只有拿起枪杆搞革命，

把这些强盗埋葬在火海中。

四龙的道路走得对，

抗日与革命，

一定会成功！

妈妈呀！

我们都是你的亲生子，

思中就是你的好四龙，

思中啊，
当面改口叫媽媽，
好比骨肉相聚重相逢。
沙老太：（唱）指導員說話象活神仙，
一句話說到我心中。
叶思中：（感情地）媽媽……
〔沙七龍回來。
沙七龍：媽媽！媽媽！
沙老太：七龍！快來叫哥哥！
沙七龍：（向叶思中凝視良久）呀！四哥！你
几時回來的？
小 凌：不是的，這是我們的叶排長！
〔大家都笑起來。
沙老太：七龍！從今後你就叫他四哥吧！（對
叶思中）這就是你的七弟！
沙七龍：媽！……真象啊！四哥……
叶思中：七弟……（和沙七龍擁抱）
沙老太：七龍，你怎么到這樣晚才回來？
沙七龍：媽媽，本來早就回來了，因為半路
上碰着鬼子的汽油船，鬼子對我開槍，
我往湖里一跳，水底里鑽了一段路，才
算跑掉了。
叶思中：啊！七弟，你真是好水性。
沙老太：思中啊！你七弟還有大海里撈綉花
針的本領呢！
小 凌：大媽，我們叶排長也有一套本領。
沙老太：啥？
沙七龍：他是我們部隊里一名百發百中的神
槍手，有一次打鬼子，他用十發子彈，
打死打傷了十個。
沙七龍：指導員，怎么多打死一個？
郭建光：這叫做一箭雙雕。
叶思中：七弟，我向你學習水性。
沙七龍：四哥，我向你學習槍法。
叶思中：好，現在就去！
沙七龍：好，就去！
叶思中：指導員，我們去了！

〔叶思中与沙七龍同下。
郭建光：当心，兩個小鬼不要闖禍！
小 凌：（急呼）噯！叶排長，你就要吃藥呢！
（追下）
沙老太：啊呀！我倒忘了，你肚子餓了，我
去蒸兩只糯米糰子你吃吃。
郭建光：大媽，我不餓呀……
沙老太：不，不！你坐坐，我去去就來。
（下）
〔阿慶嫂慌張地上。
阿慶嫂：指導員，有情況！
郭建光：啥？
阿慶嫂：（唱）县委派人傳消息，
日寇扫蕩將到沙家浜。
情況突然很緊急，
要同志們立即隱蔽進芦蕩。
我把船只都已准备好，
叫沙七龍帶路最穩當。
〔傳來槍聲。沙老太拎糰子上。
沙七龍：指導員，指導員……（喊上）
叶思中：指導員！（唱）
情況突然起變化，
東塘鎮有人逃難到村上，
說什麼鬼子已到小橋頭，
殺人放火燒村庄。
沙七龍：（唱）還有那忠義救國軍，
鬼鬼祟祟在西南上。
郭建光：（沉思）叶排長，（唱）
把各組傷病員都集合，
馬上開進芦葦蕩。
叶思中：是！（下）
阿慶嫂：七龍，跟我來！（与沙七龍同下）
沙老太：（唱）指導員啊，芦葦蕩，
上无瓦片遮頭蓋，
下有爛泥濕水塘。
白日里太陽蒸得熱烘烘，
黑夜里寒風透衣涼。

身强力壮尚且受不了，
你们有病之人更难当。

郭建光：大媽！（唱）

紅軍长征行万里，
雪山草原当平常。
芦葦蕩总比那草原好，
定能坚持决无妨。

阿庆嫂：指导員，我們走。

〔幕后合唱：

“那芦葦蕩总比那草原好，
定能坚持决无妨。”

沙老太：指导員，这些糰子你們带着吧！

〔沙老太把籃里的糰子給郭建光。

〔灯灭。

〔刹時間火光大作，喊救命之声四起。有四五个日本兵在搶老百姓东西，追逐青年妇女。

〔黑田少佐拿着指揮刀在嘶叫，指揮燒杀。

〔周翻譯匆匆上場。

周翻譯：报告！有情况。

黑田：什么情况？

周翻譯：新四軍已經突圍了！

黑田：啊！我們又扑了一次空！我就不相信，我們大日本帝国就对付不了几个新四軍，小小的游击队？

周翻譯：还有一个情报！

黑田：什么？

周翻譯：新四軍在这里附近留下一批伤病員！

黑田：伤病員？！

周翻譯：是！伤病員！

黑田：搜！斬草除根！

一口兵：哈依！

黑田：杀！

一日兵：哈依！

黑田：杀！

——幕落

第二場

紧接前場。

〔刘副官上。

刘副官：請胡司令。刁教官伴了东洋人的周翻譯来了。

胡傳奎：啥！周翻譯这个辰光来做啥，苗头不对，事体大哉，請！

〔刁德一、周翻譯上。

刁德一：我来給二位介紹一下：这是皇軍黑田先生的得意紅人，翻譯周仁先生，是我老同学，也是我好朋友。这位是阳澄湖边赫赫有名的新近参加国民党改編忠义救国軍的胡傳奎司令。

周翻譯：久仰，久仰。

胡傳奎：少会，少会。周先生既然是刁先生的老同学，好朋友，你我是初交，一朝生，两朝熟，今后請周先生在皇軍面前

包涵包涵。

周翻譯：哪里，哪里，兄弟一定效劳。

刁德一：胡司令是非常好交朋友的。

周翻譯：（唱）

四海之內皆兄弟，

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老兄啊，

不应该过河拔桥拆台脚，

弄得在皇軍面前人难做。

刁德一：周先生，請別誤会……

周翻譯：（唱）这一次扫蕩規模大，

暗底里反共密約早談妥。

要你們配合打击共产党，

重兵叠疊分五路。

皇軍对你們反共不力大为不滿意，

看来不力者司令要算第一个。

胡傳奎：啥！

〔天子九持枪戒备。

刁德一：（唱）

周先生交朋友素来讲义气，
为朋友受点委屈不在乎。
帮忙总要帮到底，
胡司令同新四軍，
向来面和心不和。

胡傳奎：是这样！这一次我在这里暗里配合
皇軍扫蕩新四軍，可是被他們一冲就过
去了。老兄！他們是新四軍啊！你們皇
軍也是尝过味道的！

周翻譯：好吧，現在不談別的，而是談今后
打算怎样？刁先生，黑田先生向你們提
出的条件，我已告訴你了，你看怎么办？

胡傳奎：刁教官，啥个条件？

刁德一：胡司令！（唱）

这次皇軍大扫蕩，
事先我們委托周先生，
声明我們名为“忠义救国軍”，
实际是打击新四軍和共产党。
皇軍十分信任你，
要你配合来扫蕩，
到如今新四軍全部突围走，
我問你，在皇軍面前怎么去交賬？
黑田司令冲天怒，
要把我們一起消灭光！

胡傳奎：啊！

刁德一：还好！（唱）

幸亏周先生从中帮了忙，
才肯原諒这一趟。

胡傳奎：（唱）帮忙不能空口說白話，
打仗不是鬧着玩。
既要子彈又要枪，
亦要人馬亦要粮。
朝廷也不差餉兵，
队伍兵丁要关軍餉。

刁德一：（唱）若說真心来合作，
又送子彈又送枪，
要我們进入沙家浜，
长期驻扎在这魚米乡。

胡傳奎：唔！多謝周先生帮忙。

周翻譯：不过有一个条件。

胡傳奎：啥条件都来！

刁德一：开出来好討价还价格。

周翻譯：（唱）新四軍留下一批伤病員，
尚未轉移到他乡。
要你們仔細去搜查，
免得将来起禍殃。
要你代替皇軍去防守，
不能让新四軍重回沙家浜。

刁德一：哪能，老胡，能吃得下的？

胡傳奎：（高兴地）算数，一言为定！請周先
生回复黑田先生，一切照办！

——幕 落

第 三 場

春来茶館。

〔幕启：鬼子扫蕩三天，今天才离
村。老百姓紛紛回来，明珠搀着三孀孀
上。

三孀孀：我走不动了，就在阿庆嫂門口坐一
歇吧！

〔阿庆嫂上。

阿庆嫂：三孀孀，你們回来了？

明珠：阿庆嫂，唉！逃东逃西，这种日子
不是人过的，不知村里怎样了？

阿庆嫂：鬼子在村里搜了三整天，搜不出名
堂，今朝一清早才离开了沙家浜。

三孀孀：我要回来看看，不知屋里搞得怎样
了。（与明珠同下）

阿庆嫂：（唱）日本鬼来扫荡兴风作浪，
搜查了三整天才离村庄，
同志们在芦荡受冻挨饿，
想办法将他们接出芦荡。

一妇女：（内喊）不好了，胡传奎来了！
〔一农民奔上。

一农民：阿庆嫂，不好了，胡传奎来了，还有刁德一也回来了！乡亲们，胡传奎来了……（下）

阿庆嫂：（唱）想勿到一波平一波又起，
突然间胡传奎进了村庄，
地头蛇到家乡鸡飞狗跳，
且不能将伤员接出芦荡。
〔马蹄声由远到近。
一阵阵马蹄声尘土飞扬，
敌人到我要见计行摸清情况。
〔沙老太、青年妇女、明珠和三孀孀上。

〔幕后人声：“啊呀！胡传奎来了！”
沙老太：阿庆嫂，胡传奎回来了，芦荡里的同志怎么办呢？

阿庆嫂：是啊！还听说地头蛇刁德一也回来了，事情更难办了。

一妇女：阿庆嫂，你以前救过胡传奎的命，你替我们求求情，照应照应我们。

阿庆嫂：是呀，我以前救过他的，听说现在投了什么“忠义救国军”了，我也不晓得他现在究竟怎样了！

〔一农妇跑上。

〔天子九追上。

天子九：（喊）不要跑，不要跑，谁再跑，就开枪。

〔明珠和三孀孀想逃跑。

天子九：不许跑，跑点啥！日本鬼子给我们忠义救国军打退啦，你们不出来慰劳慰劳，跑，跑，跑点啥？

沙老太：日本鬼子搜了三天三夜，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

明珠：叫我们用啥东西来慰劳？

天子九：（抓住明珠一看）你不想慰劳我吗？

阿庆嫂：（过来，劝阻）算啦！鬼子不吃窝边草，有话好谈。（做手势要沙老太带明珠跑）

〔明珠逃到沙老太身边一同下去了，其他群众也下。

天子九：好！你敢出头管闲事啦！（把匣子枪在桌上一放）

〔刘副官上。

刘副官：啥事体？（见阿庆嫂）喔！阿庆嫂，好久不见啦，你好。天子九，都是自己人啊，吵点啥！

阿庆嫂：啊呀，刘副官，你们都回来了，噢，刘副官，喏！这个大哥呀，同我不认识，有点过不去啊！

刘副官：（把天子九拉到一边）天子九，你怎么能不看看人头，这个是阿庆嫂，曾经救过胡司令的命，胡司令还卖她三分面子呢！快去！你看胡司令来了！阿庆嫂，他不认识你，不要多心。

阿庆嫂：没有关系，一朝生，两朝熟。（对天子九）大阿哥，等一歇到茶馆里来吃杯茶。

〔天子九尴尬地下。

阿庆嫂：刘副官，你是知道我的，我是不会用大帽子来压人的，来来，吃杯茶。

〔几个卫兵上，后面跟着胡传奎、刁德一。

胡传奎：（看见阿庆嫂）阿庆嫂。

阿庆嫂：司令啊，你们回来了！

胡传奎：阿庆嫂，一年多不见面，好吗？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阿庆嫂：好，托司令福，过得去，过得去。

胡传奎：阿庆呢？

阿庆嫂：啊呀，司令呀，你不要提起我们阿庆，这个懒料坯，一日到头赌铜钿，有一天输得实在不像样，我同他大吵一场，他

算是憋气了，往外头一走，一个多月，
沒有信息。

胡傳奎：他到啥地方去了？

阿庆嫂：有人讲他在上海跑单帮。

胡傳奎：嗯！我想在你茶館开賭場呢！写封信，去叫他回来呀！

阿庆嫂：叫他回来！是呀！司令呀！你要管管他。

胡傳奎：小事情包在我身上。

阿庆嫂：司令啊！坐一歇吃杯茶，我拿水先燒起来了。（下）

胡傳奎：刁教官，到了你的家乡啦，大队住在你家里，你看怎么样啊！

刁德一：（看阳澄湖）我的家里还不曉得被新四軍弄得怎样了？

胡傳奎：刘副官，你到刁教官家里看看去。

刘副官：是！（下）

〔阿庆嫂拿了两只茶杯上。〕

阿庆嫂：請坐，請坐，水快要开了。（下）

刁德一：噢，胡司令，她是啥人？

胡傳奎：（唱）她是春来茶館的阿庆嫂，
心直口快好心腸。

大前年我还没改編忠救軍，
只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

正好碰着老十头，
就在阳澄湖边打一仗。

打光子彈只好溜，
鬼子紧追不輕放。

逃到此地大門口，
幸亏阿庆嫂来帮忙。

将我藏在水缸里，
总算逃过这难一場。

阿庆嫂：（手拎銅吊上）一点点小事放在嘴上讲，难为情，（倒水，摸摸口袋）啊呀，香烟忘記帶了！（下）

〔刁德一眼梢里观察阿庆嫂。〕

刁德一：（唱）沙家浜是我老家乡，
我是这里生来这里长。

全鎮人头都熟悉，
怎会不認識他們夫妻俩？

胡傳奎：（唱）八一三战事炮声响，
逃难来了他們夫妻俩，
开一家茶館混飯吃。
阿庆嫂为人义气又漂亮，
那时候你全家，
逃的逃来溜的溜，
怎会認識他們夫妻俩。

阿庆嫂：（上，唱）

胡傳奎改变忠救軍，
未知他的动向如何样，
看来是刁德一果然难对付，
我要仔細暗里防。

胡傳奎：阿庆嫂，我来拉个場，这位是我的教官，就是此地大財主刁賴皮的……

刁德一：（有些不滿）胡司令……

胡傳奎：（觉得讲錯了）喔，不……是刁老太爷的大少爷，小刁，刁德一！阿庆嫂，往后有事，請刁教官帮忙好啦！刁教官，自家人，以后要照应照应她啊！

刘副官：（拿着信上）报告司令，刁教官家里去过了，没有什么惊动！不过新四軍临走时留下一封信。

刁德一：（拆信）是写给您和我两个人的。

胡傳奎：信上怎么說？

刁德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結，
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又是几句老花头。

胡傳奎：……

阿庆嫂：（替胡傳奎冲茶）再吃杯茶，胡司令，一年多不見，你越来越发福了。

胡傳奎：哈哈，近来瘦点了！

阿庆嫂：司令，村里的老百姓讲起你当初打日本鬼子，喏，翘大指头，还有新四軍……

胡傳奎：新四軍怎样說？

阿庆嫂：也称贊你。

胡傳奎：(得意洋洋，朝刁德一看看)阿庆嫂，我也服貼你的，当初我藏在水缸里的辰光，东洋人在你面前，你面不改色。哈哈！

刁德一：(唱)阿庆嫂我佩服你真是有胆量，竟敢在日本人面前耍花枪，要沒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怎肯舍身救队长。

阿庆嫂：(唱)胡司令平时肯帮忙，我阿庆嫂背后大树有靠傍。这是他行得春風有夏雨，开茶館是江湖义气第一桩。

刁德一：(唱)新四軍在此日脚长，一定是茶館店里常来往。既然是行得春風有夏雨，

(故意地)

不知照应得如何样？

阿庆嫂：(听出对方的意思，但若无其事地，唱)

摆出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砌起七星炉，
全靠嘴一張。
来者是客勤招待，
照应二字談不上。

(給刁德一点香烟)

刁德一：阿庆嫂，你真是好口才。

阿庆嫂：(給胡傳奎点火)司令啊！这样算啥意思呢？

胡傳奎：又在疑神疑鬼了。

阿庆嫂：教官，請用茶。

(刁德一故意不接，打碎茶杯，阿庆嫂鎮靜地拾起碎片。

刁德一：我看她不慌又不忙，
阿庆嫂：(三重唱)我看他不善又不良，
胡傳奎：我看他不阴又不阳，

胡傳奎：說話好象鬼打牆。
刁德一：(合唱)不知她究竟啥名堂。
阿庆嫂：不知他究竟啥名堂。

刁德一：(旁唱)有心問来問到底。

阿庆嫂：(旁唱)有心防来要节节防。

刁德一：(旁唱)我問她新四軍伤員在哪里？

阿庆嫂：(旁唱)若問起新四軍伤員在哪里……

刁德一：(旁唱)趁机会看她神色怎么样。

阿庆嫂：(旁唱)趁机会把他底細摸清爽。

[胡傳奎生气地跑到坡上。

刁德一：(旁唱)胡傳奎好像生了气。
阿庆嫂：(旁唱)胡傳奎好像生了气。

刁德一：(旁唱)这一个草包真是無用場。

阿庆嫂：(旁唱)这一个草包正好派用場。

司令再吃杯茶！

[胡傳奎很尷尬，意思叫阿庆嫂不要动气。

阿庆嫂：不要紧，我再去冲壶水。(下)

胡傳奎：(旁白)我身背上的人，他总是不放心。

刁德一：胡司令，我看阿庆嫂做事真能干，又是在此地开茶館，要說起新四軍伤病員躲在哪里，我看她是不会不曉得的，就怕她不肯讲。

胡傳奎：嗯，我看你两只眼睛像出气洞，不看看人头，你能問得出？喏，要么我去問？

刁德一：噢，胡司令，这个就叫行得春風有夏雨嘛。

阿庆嫂：(偷听，自語)嗯，倒好，把这个草包招出来了。(倒水)

胡傳奎：阿庆嫂！

阿庆嫂：噯！司令啊！

胡傳奎：阿庆嫂，最近两双头新四軍……

阿庆嫂：(唱)胡司令你不用問，

此地有許多新四軍。

还有不少伤病員，

伤势有重也有輕，

这个伤了就到此，

那个好了就动身。

我們这个村子里，
家家住过新四軍。
連我这小小茶館店，
也曾經住过不少人。

胡傳奎：現在他們人呢？

阿庆嫂：現在他們都走了。（唱）
大前天听說鬼子來扫蕩，
他們說不与鬼子去硬拚。
還說只准打鬼子，
不給鬼子打。
只听一声集合令，
一个下午走干淨。

刁德一：伤病員也走了？

阿庆嫂：不走成嗎？胡司令！（唱）
你們隊伍开到沙家浜，
是不是要与鬼子拚一拚。

胡傳奎：这个……我們有我們的道理，你不用問。新四軍傷員都走了？

阿庆嫂：啊呀！司令，你想：（唱）
如果他們不动身，
鬼子扫蕩搜了三天整，
怎会搜不出半个人。
胡傳奎：（唱）这桩事情真奇怪，
鬼子在公路上搜得紧，
水路上也封了港，
我們昨夜在小桥东面等，
只有这样一条路，
怎么沒有碰上他們？

阿庆嫂：司令，你們沒有碰上日本鬼子？

胡傳奎：老早碰上了。

阿庆嫂：（自語）碰上了不打，一定是勾搭上了。

刁德一：我看新四軍伤病員是走不远的。

阿庆嫂：走不远的，那么躲在哪里呢，怎么鬼子搜了三天，一个也搜不到。

刁德一：哼，东洋人么，他們是地陌生疏，人不熟！怎能搜查得着呢？不讲别的，就讲胡司令末，两年前，不是明明在东

洋人的眼皮底下，被你阿庆嫂水缸里一藏，不就藏过去了嗎！是不是？

阿庆嫂：教官，这样說起来，新四軍的伤病員也是被我藏起来了。（对胡傳奎）胡司令，鑼鼓听声，說話听音，嗯，我当初教你倒是教坏了，現在倒反而落了一个話柄。

胡傳奎：（尷尬地对阿庆嫂）不，不！

阿庆嫂：不，不，胡司令呀，我請你的弟兄們給我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統統搜一搜，免得人家对我疑心，疑惑不好做人。

胡傳奎：刁教官，（对阿庆嫂）阿庆嫂，沒有你的事，刁教官，我們走吧！

刁德一：司令，讲句笑話么，何必当真呢。司令，我看新四軍傷員走不了，你想，他們身上有病又有伤，处境是多么艰难，要看病又沒医生、要药品又沒药品，我們要帮帮他們忙才好呀！阿庆嫂，你讲对嗎？

阿庆嫂：刁教官，我看你們还是搜一搜的好。
（拿水桶往河边下）

胡傳奎：刁教官，到底有沒有？

刁德一：我看一定有！

胡傳奎：在啥地方呢？

刁德一：在芦苇蕩。

胡傳奎：来人，給我搜！

（天子九上。）

刁德一：輕点，輕点。（把胡傳奎拉到一边）
你想，东洋人搜了三天，一个都搜不出，我們倒想搜出个名堂？

胡傳奎：搜不出来怎么办？

刁德一：我看只有叫他們自己走出来了。

胡傳奎：見鬼，自己肯走出来？

刁德一：叫他們自己走出来，也不是一桩难事。天子九去把村里老百姓叫到春来茶館門口來集合。

天子九：是。（下）

胡傳奎：叫村里人来做啥？

刁德一：哈哈……胡司令，叫他們搖船到陽澄湖中捉魚捉蟹，每條船上都坐上我們的人，蘆葦蕩要是有人有傷員，他們看見老百姓出來捉魚，以為村里沒有事了，就會自動出蘆葦蕩，那時候就可以一網打盡了！

胡傳奎：（听呆了）喔！

刁德一：胡司令，你看怎樣啊！

胡傳奎：（十分佩服）啊呀！真是個好辦法，虧你想得出。怪不得人家講你刁鑽刻薄。（伸出大拇指夸贊）

天子九：（上）報告刁教官，老百姓都來了。

刁德一：（跑到坡上）大家听了，我們是忠義救國軍，我們知道這里老百姓被東洋人抄了三日三夜，豬羊雞鴨搜去了不少，我們來了，你們也沒有啥東西來歡迎，我們也并不怪你們，可是要你們馬上到湖里去捉魚捉蟹，我們照市價收買。

沙七龍：長官啊！碰着日本人的汽船要沒有命的呀。

眾人：長官啊，不能呀！

刁德一：好了，你們快去吧！不要怕，每條船我們派三個弟兄保護你們。

〔阿慶嫂拎了水桶上。〕

胡傳奎：把他們押下去，誰不去，就槍斃！

〔老百姓哭聲，阿慶嫂暗听。刁德一、胡傳奎下。〕

阿慶嫂：（唱快板）

他們想放下香餌釣金鰲，

刁德一的詭計我摸清爽。

眼前情況多緊張，

漁船一開起禍殃。

傷員們若是中了計，

這個責任要我担当。

通風報信來不及，

鄉親們違抗不去也要性命喪。

〔烏鴉歸巢，當空鳴叫。〕

阿慶嫂：（望天空，唱）

烏鴉若能報凶訊，

〔幕後合唱：“烏鴉若能報凶訊，”〕

阿慶嫂：（唱）你就趕快飛到蘆葦蕩。

〔頑軍內叫：“走！不走要開槍！”〕

阿慶嫂：（受到启发，唱）

如果村里槍聲響，

〔幕後合唱：“村里槍聲響，”〕

阿慶嫂：（唱）槍聲傳進蘆葦蕩，

〔幕後合唱：“傳進蘆葦蕩，”〕

阿慶嫂：（唱）傷員們知道村里有敵人，

〔幕後合唱：“知道村里有敵人，”〕

阿慶嫂：（唱）有了防備不會上他當。

對，讓他們打槍。（一想）有了！（見桌上有一頂笠帽急忙扣在茶壺上，往湖中丟去，只聽見“扑通”一聲，回身擦桌子）

天子九：有人跳水了。

胡傳奎：他媽的，想逃，打槍！

天子九：是！（一連數槍）

〔胡傳奎上來又連開了二槍。〕

〔刁德一聲：“不准打，不准打！”〕

〔刁德一趕上，拉胡傳奎。〕

刁德一：不能開槍。

胡傳奎：你看，蘆葦蕩里一定有新四軍的傷員，不然為什麼有人游水出去呢？來人！

快放條船下去！

刁德一：不用了。

胡傳奎：為什麼？

刁德一：槍聲打得這樣緊，要是蘆葦蕩里真有人，他們又不是聾子，聽見槍聲，還敢跑出來！

胡傳奎：你為什麼早點不講呢？

刁德一：你為什麼早點听我的呢？（一想）來人，把蘆葦蕩，團團封鎖，要是蘆葦蕩里真有人，餓也要餓死他們。

胡傳奎：要是我弄不過你們，老子就不叫胡傳奎！（下）

〔阿慶嫂平靜地坐下，在深思。〕

——幕落

第四場

芦苇荡一角。

晚上。

沙七龙：（唱）黄昏后，月初上，

阿庆嫂叫我去送粮。

一路上步哨防守多严密，

幸亏路旁野草长。

草里躲沟里行，

好容易走出沙家浜。

来到河边抬头看，

（到河边看船）

怎不见舟船在湖旁？

啊哟！方才我从芦苇荡里回来的时候，

明明放在这里的——

〔幕内哨兵讲着话上，沙七龙躲开。〕

哨兵甲：嘿！方才在此地发现条船，说不定此地有新四军。

哨兵乙：嗯！要小心些！（谈着下）

沙七龙：好！原来一条船被你们弄去了——怎么办呢？（唱）

送粮食不能游水去，

（发现有灯光，唱）

见树林中隐隐有灯光。

有灯光前面必定有村庄，

有村庄谅必有船舫，

有船舫定能有相商，

有相商一定有希望。

对！

送粮食不能等时光，

让我借了小船——

趁着黑夜进芦苇。

（欲走）

天子九：（上）什么人？啥地方来？

沙七龙：逃难回来！

天子九：到啥地方去？

沙七龙：到那边去。

天子九：身上背的啥东西？

沙七龙：（将计就计）做小生意，没有办法，帮帮忙。

天子九：贩卖什么？

〔沙七龙以手乱比喻。〕

天子九：米？

〔沙七龙点点头。天子九一摸，沙七龙让开。〕

天子九：不对，不是米！

沙七龙：（点点头）……

天子九：硬崩崩的，好像是鸦片老土！是不是？

沙七龙：（点点头）……

天子九：告诉你识相点，快把包袱放下来，放你过去。

沙七龙：（自语）让我先下手为强。长官帮帮忙吧！……这……实在不能给你的。

天子九：啥？小鬼要我亲自动手是吗？（上来抢）

沙七龙：（一脚踢倒天子九，欲走）

天子九：不许动！（拔枪，唱）

小鬼你要识相点，

快把包袱留下来。

要是你再慢吞吞，

马上将你送部队。

沙七龙：长官！（唱）

部队千万不能送，

我做生意为了吃口饭，

屋里人多吃口大，

求长官高抬贵手发慈悲。

（欲走）

天子九：（唱）小鬼你敢溜一溜，

我就要把手枪开。

沙七龙：（唱）要是你手枪开一开，

前面的弟兄就要来，